易內傳

易內傳卷之二

上經

師䷆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貞如湯武征誅漢祖為義帝發喪討賊皆名正言順伸大義於天下文王繫師象首言貞而後及命將其義嚴矣丈人位兼將相者如周之周召方叔非起翦韓彭輩可當也惟貞乃可以任丈人無名之役良將所不從古来老成舉事、必度於義之至當而後行、管子相齊二十年、未嘗輕動大衆、桓未嘗命大夫為主將、秦蹇叔諫襲鄭北門之役、皆謂不正不可克人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正者天下之公理、衆之心也、而衆不能行、惟至正無私之人、始能因衆心之公理、用衆以行其正、禹數有苗之罪以告有衆、湯武聲桀紂之罪以告諸侯、是謂能以衆正、　師危事也惟聖王能以至安之道用之任剛中之丈人而行危險之大事不然其毒民不可言矣容畜長算也執言先聲也戒失律於初防輿尸於中小心也始也專任丈人勿使弟子得算也終也正功有命勿用小人遠慮也孰非至正之道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險在地之中也及地上之水險勢盡平矣故師後為比地靜而善養人水險而能覆物以靜藏險則能盡險之利制險之害以農寓兵則無事有險之勢無險之名有事有險之名無險之害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兵雖變事無論奇正皆以法無法則敗故曰無能之將有制之兵不可取也有能之將無制之兵可敗也是以銳卒技擊不若桓文之節制春秋城濮之敗得臣不奉君命泌之戰彘子不稟將令皆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者明其居中專閫而有權也大將在外與君遠隔若非人主推誠委任則內憂讒間外慮旁撓疑忌既深動見掣沮機每坐失安能成功夫將之不能成功有三一在更代靡常如晉以戴淵理河南使祖逖莫竟其用是也一中樞遙制如岳飛任恢復而使之受命政府是也一設監軍如唐分遣李郭不立元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是也 三錫命者以萬邦託之丈人也人主以萬邦為念不得不為萬邦任人懷者見聖王用兵之意出於至仁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力弱志剛無丈人之才妄受閫外之任故至覆軍威

國噫高克何足惜可憫者河上之師趙括何足傷可悼者長平之卒大无功者不度力而邀功以辱國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非怯料敵觀變知彼己度進止也使三知左次之義寧至輿尸反乎　次有當次者伐楚次召陵是也有不當次者救邢次聶北是也不當次而次為失常當次而次為未失常兵以進取為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正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田者養人之物有禽者竊發之有害於生民也前稱丈人尊之也尊而後莫之敢撓此稱長子親之也親

而後莫之能間、弟子者君之弟子、驕貴莫制者也、兵權貴一、弟子關預、則長子莫行其志矣、魏用曹真、敗於敵、劉裕以義真守長安、攘於赫連、人主以國樞授寵子弟、未有不敗者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賞功憫勞一時之金帛不可吝錫土分茅萬民之利害不可不思故不惜賞賚所以盡器使之任不輕假爵所以為久遠之圖邵子喻用人如療疾、用小人如毒藥、可一不可再、用、君子如良藥、能驅、疾而無毒、正功者必賞、當其功然後有功者心悅誠服且有以

激勸從王之志舉事曰能以衆正賞功曰以正功始終以正而已專任長子曰懷萬邦勿用小人曰必亂邦終始為萬邦慮而已或問漢初韓彭何為王以千里使至於反而誅乎曰此壞自項氏分王數十人意謂爵土可以繫羣雄之心不知實啟其自尊之志後來人人挾自為之意高祖欲更局未能也且高祖舉事雖正而其忍見大公之將烹忘天親以取勝何以折服韓彭故不得不徇其欲而畀之耳若古王者行事無一不正雖有驕將寧敢挾奇功以要爵土耶

比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来後夫凶

易統乾坤、乾坤統貞元、歷屯蒙師訟、幾經積累、而獲天下之比、是元貞之德所致也、此德百世蒙休、何可一日少懈、故思吾始所以致天下之比、則益求所以永天下之比、原筮者、君子內省之學也、內省無愧、何計其來與後哉、漢唐開創、所以不能媲美湯武者、元永貞之德不足、而屑屑遠方之來王也、其初恐人心不屬、故勉施仁義、秉恭儉及天下、既定、遂隳前修、或耀功外徼、或誇馬上、慢文儒、或輕殺功臣諫士、或娛意聲色、徼求玩好、視初時大相逕庭、由其始之為仁義恭儉者不誠、故久而忘其故也、夫成湯割夏、而制事制心、若不逮、武王克商、而求懿執競、罔敢怠、功業

可自恃乎哉不寧方来如周初制禮樂致太平而西旅越裳重譯来朝是也後夫凶如天下已定奄淮多方不靖是也若田橫不屈韓通抗命則非後夫比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来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上下應重言之也言應豈偶然哉審於天下順應之故而求所以无愧則安得不深自砥礪乎蓋應者無心而相比以道也後夫自甘為道外人故曰道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中之水藏險於地中殺物之迅流也地上之水布潤於地上生物之洪澤也惟水不鬱於地中然後地

氣貫通而不壅、故象建國親侯、建國者分茅胙土、使分民而理、固所以比天下、而建國後、又有一體固結之情、如巡狩聘問錫命訃賻之類、於諸侯加親焉、是又所以深致其比、蓋建萬國、是統理四海之大權、大法、親諸侯、是聯屬天下之至情至誼、諸侯親而四海之血脈流通矣、湯霍林曰、師地中之水、是井田法、藏天下於天下、比地上之水、是封建法、以天下治天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當比之始、咸懷從上之志、然榮寵情深、則忠愛志淺、有孚者、不汲汲功名利禄之私、而精白一心、以忠愛

其君也、再言有孚、謂積誠不可少間也、重言他吉、謂君恩非臣子可妄覬也、霍林曰、比君之初、終身大節所係、盈缶者、樸誠內充、更無空缺間斷之意、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士子進身之途正、而後國家收賢良之益、不然、自媒之士、辱名器矣、烏能匡國、顯比之主、廣闢賢路、士不患不比其君、而汲汲求得、遂有進不以正者矣、則求比、非善比也、二為正應、自田間應徵、而起、故曰自內、所謂不以他途進也、古有被薦不謁謝者、深得事君之義、失身無以事君、故不自失、乃可輔顯比之治、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世、隙弊易生、三四居上下內外之間、聖人慮朋黨之興也、故三惡其比匪、而四嘉其從上、比匪者私交、從上者公義、人臣義無私交、有私交、是二心矣、何以事君、況交非其人乎、初有孚二不失、四從上、皆三僚輩所當親者、而私衷他昵不肖、故曰比之匪人、註以承應謂所比皆非、似可商、 傷者、言其虧己德性、壞世流品、魏之何鄧、唐之王伾叔文輩、可鑒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五居外卦之中自初以上皆向之而四獨言外比者居內外之間與比匪者鄰而能不爲所染忘其私以事一人也 人臣事君不敢以賢愚異視縱五非賢

主四敢有二心哉曰以從上君臣之義嚴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建國親侯所以與天下相維三驅失禽所以與天下相安相維者比天下之大道相安者比天下之大度也　顯不惟其事惟其心故曰位正中不侯告誠而上下以性情相見故曰上使中權謀家動云人主當示人以不測不知王心浩大其好惡措施無不與天下共見若後世以邀結為務者德不足也德至何事於邀結哉觀以中正曰神曰化比以正中曰顯惟其顯所以神而化至誠之入人深也有內省不愧之敬

信自有無言之勸威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此如漢之南越趙佗割據偏隅又如公孫述隗囂抗拒不臣

小畜䷈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密雲者陰欲乘陽而陽氣猶勁不與之和故曰不雨是陰有心而陽尚堅固有勢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得位者陰柔有氣力始進遂能傾動朝野蓋其僞修忠信足以動人主假飾謙恭足以羅名士詭行德惠足以愚小民於是乎上下皆應巽之者日衆陳氏厚施於民、曹瞞隆禮遇以收人望、皆柔得位者也、小畜病在上下應、小人欲行其志、必先以忠信才技、感動君子而籠絡之、此柔制剛之作用也、君子誤以為可倚而授以權、未幾情狀盡出、大逞其所欲、而君子且無如何矣、

倒戈授人以柄總由骨力不堅至其上下應則舉朝正氣被一陰消泯矣故貴養剛大之正氣以健自持而行之以巽

不雨時、衆以為幸、智者以為憂、曰施未行、危其必行也、故君子於小人、當防於未雨之時難制於既雨之日、張子曰、陰為陽得、

則飄揚為雲而升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既雨是陰為陽累而與之和也未雨是陰尚為陽屬也又曰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風陰而行天上是陰竄入陽位也曰不雨曰風行天上末曰既雨曰婦貞曰月幾望聖人慮陰盛之禍而備著其象可謂詳且切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illegible]文德

風性陰而殺物有力猶小人質陰柔而殺人有力風之殺物惟其善入小人亦惟其柔而善入也以一柔能致上下之應其入人之用神矣君子何不自固其

叢而假小人以神也健巽固自處之吉道亦處小人之善道也多識畜德君子之學術懿文德君子之器量程明道渾然一團和氣使安石自改容斂氣此即懿文德所謂健而巽也狄梁公處二張亦近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與二俱得力在健小畜至既雨既處則由君子自失其健也初之應四蓋不幸為小人所物色如楊中立被蔡京童貫之薦是也夫小人有權力者每借君子為重惟確然守正之士能不為其所動漢管寧割席於華歆晉韋忠不就裴逸民亦初之不為四所移者乎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復言其同心相成也在中言居中執柄也元祐間司馬公與呂蘇諸君同時進用可謂牽復在中矣夫不自失其身乃不自失其勢三輕與四比先自失身而假小人以勢自失勢而復欲爭勢得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四陰狠小人之雄當盛時且謹事君子而不敢逞值衰世彼且假仁義以給君子而大肆其奸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初本正應而不屑與伍三乃以地近而輕以為妻以陽附陰自失勢矣宜其蹶也觀唐時訓注之事豈非君子以健為貴乎大畜小畜之三皆乾體而大畜艮乾並陽卦才抗力敵四五兩陰莫適為

主故有逐馬閑輿之利小畜六四一柔為政而三妄比之故有說輻反目之凶處小畜時以健為體而巽濟之三始不能健既又不能巽要其失在於不健不健故不能正也故曰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人陰險不測然未嘗不曉名義聖人勸之收拾雄心去譎詐而傾誠以應五陽自可展才効績身名並泰何憚而不改為善哉血去惕出切言之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書稱臣鄰欽四鄰凡臣皆鄰不特近臣也五當五陽一陰之時能推誠篤任諸君子四雖近君不能獨擅

其權則諸君子如柱石之不搖小人亦若蓬在麻中矣此御下之妙用在主治者而已不獨富見惟禮可以制強惟信義可以化奸不在權力也恃力用威則賢者難與從事而小人反得擅弄威福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陰陽固貴於和然陽為主乃和之正小畜之雨陰為主非和之正也故屯五之膏渴旱之滴也畜上之雨恒陰之罰也既雨原於上下應當其應未雨而有雨之機未處而有處之漸君子豈明知其邪而尚之哉誤以為正而尚之也邪本有力又得正人助之其勢

焉得不熾既尚陰德於始又欲以陽道征其後雖才智莫能騁矣

此文言之盡憂之深謂小畜何遂至此良由上下應之致其得位而無所忌憚始焉依違釀之繼以忿戾激之君子能辭咎乎夫小人何德之有而坤初曰馴致其道姤始姤曰柔道牽此云尚德載誠以彼自有一種學術足以動人故可畏也而君子乃馴致之牽之尚之是授虎蝎以翼而增其勢也原其初小人豈必有害正之心但欲專大柄勢必泥君子迨君子與之爭乃不得不肆其毒謀是君子既不善為國謀且不善為己謀而君子始意易視小人欲使彼為我用豈知用小人反為小人用而不覺乎觀

彖象辭曰上下應、曰不能正室、曰尚德載、俱咎君子之自失其健也、夫惟剛健乃可用巽、不健之巽、非巽也、懿文德、以渾厚全其健也、故揚子詘身信道之論、為宋儒所重非、

履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遇虎不當其首、不犯其爪牙、而弟躡其尾、善為人下之道也、搏虎而咥、則受虎之害、履虎尾而不咥、則因虎之力而資其利、履尾者、不敢居先與君抗、此坤後順得常之義、所以代有終也、如此、則上下之情通、而有功無罪、故曰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君剛臣柔尊卑之分凜然以允柔履乾剛可不敬乎說以應乾克盡允柔之性小心翼翼忠順不懈以事剛主則能輔其有為之才化其剛愎之性而君臣氣脉流通寧有攖鱗斥仗之事哉 君剛以中正則非僅雄武比矣固乾主之能自克亦柔臣匡弼之善也夫智崇禮卑禮以為節智以為運藉無善處之才徒用柔軟則胡廣中庸甚之為諂媚兩足狐矣光明如革之虎變文炳禮樂文章一世維新所以為履也乾之功亦允之力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履不以天水、而取於澤者、澤受天膏潤而主乎說也、水之勢動、而澤則水之受制者也、此取象之旨也、凡民之罔上行私以未明當然之軌而志未定也君子因其分之自然示以所當然則民知以分自安矣始和布法、飲社讀法、非使之屈於令、而使之辯於天澤之至分也、定者一道同風之謂分辯而志自定也說乎兌、戰乎乾、於時為秋、金氣乘權、主乎肅而和、辯定者、本天道、用金肅、以敬行和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素履所以為天下非好自

標也往者修身有以見於世也　獨行對功名富貴而言、惟行吾之所願、一切不足以奪之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庸行自守深明天澤之義而不妄要其君者也道原自坦、焉有履道而枉械其心者、坦坦非徒自潔、守道而已、幽人非幽僻乃幽靜也、與石隱迴異、賢者苑枯莫動其心、但恐毀譽患難相亂耳、不見是而無悶、乃為中不自亂、中者一於禮而無偏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

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五剛健雄才之主三不度德忖分妄與真主爭强昧天澤之誼强弱之數闇干自恣其取僇辱宜矣蓋三病在自以為能、故剛愎自用、往往矜其有才、秦政妄意天下後世、盡不如己、是己、德剛則為剛健、志剛則為剛猛、其處心積慮、無非殺機、宋襄梁瑩之致敗、皆才弱而志剛者也、志乎行正則成、志乎競武則敗、人可不慎用其志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事柔主易、事剛主難、五剛而有才、英睿善斷、羣下救過不給、四體剛用柔、忠貞勤懇、善於匡濟、房杜魏文

貞之事唐太宗其愬愬終吉者乎　三以柔居剛自失其柔之正四以剛居柔善用其剛之德三四皆不當位而一凶一吉易道變通如此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之君非無德而才勝於其德志在乂安天下行事太銳未能廣采衆論酌以時勢故雖正而厲此責備賢者之論也北魏文帝銳意變俗宋神宗志爲堯舜使得其人輔之寧不可為光明不疚之聖主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履上之視考與比之原筮同一考德問心之事虛己省察五能具此小心則善矣

泰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往者去而不留、来者復其本位、前此小人竊據要地自復臨而泰則小人失勢而君子得其本位矣先小往後大来者、邪正不同曹、必小往而後大来也、往之来之在君而已或謂君子小人宜交和、是後世調停之術、害滋甚矣、夫君子得權、自盡其道、俾小人甘於屏退、不萌窺伺之謀、無俟盡黨而誅、乃以養元和也、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萬物之交通上下之交爲之也惟上下交方有裁成輔相之業蓋陰陽剥復之數、兆自微茫、吉凶貞勝之端、蘊於念慮、內之外之、止一人主之、而邪正消長之幾決矣、故泰運雖兆於天地、而實芭孕於朝廷、凝結於人主之身誠以天理治一心、以剛斷理百務、用舍舉錯、不少乖方、則朝廷清明、國運日昌、所謂德盛則和氣致祥也、故泰象在君心、外小人者、屏之竄之、即才有可用、但予以末職、不能擅權逞志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卦畫地天、象其氣也、辭稱天地、仍其分也、必有交通之氣、乃全其尊卑之分、使天地一日不交、則不成天地、君臣一日不交、則不成君臣矣、天地之道、原自完全、但此道虛懸於天地、因其自然而裁成之、而道在人矣、道之宜、本無不足、但天地不能代人措施、因其當然而輔相之、而宜在人矣、故曰以左右民、裁成者、發揮其道、而不淆其緒、如裁美錦而製成衣裳也、齊七政、紀四時、立五品、畫九州、皆因其自然、使條理之分明也、輔相者、調變其宜、而不乖於則、如車依輔而行、如擯介之相賓主也、循月令而寒暑、適序、則三壤而高下咸殖、設庠序而風俗以同、皆行其當然、使位置之各得其所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泰否同象、而泰征吉、否云貞吉者、君子無疑於不正、故善其上行、小人不慮不進、而憂其不正、故示之貞、而重言吉亨、以勸勵之也、初始進、故於國家稱外、凡人從一身榮祿起見、則內顧情深、而於君國利害漠然矣、初能不為己私、而偕同道並進、正其志切於宗社生靈也、故曰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非姑息、所以培國家之元氣、馮河非躁急、所以

持國家之正氣使一於包則養奸不以包荒用馮河則生事矣夫荒者穢物擊之則氣愈熾而難當安之則惡漸蔓延而深不可除惟不擊之以張其惡而務澄之以殺其勢則善於去垢者也蓋除奸於已發易為力弭禍於伏而未發難為功人人狃安習便弊生不覺驟發其端而思去之則躁動反激其變若唯諾苟安則釀無窮之禍而再世難理故貴以寬大行其精嚴坐鎮不動聲色而飭綱明紀見義必行小眚不過為吹求而大慝必誅是以包荒之度用馮河之勇也不遐遺而事變之防周朋亡而人才之路清矣方其開誠布公不特小人之以非說者不能售即君子亦不苟相附和如韓范上殿相爭退不失和氣王文

正於張師德三謁不見、則雖君子之朋亦不昵矣故朋亡非絕其人、乃不黨也、如是則其行無不惬乎中道矣、此大臣執體要固國本之事也 泰所以不轉為否者、全在二尚中行、有以保泰而不滋隱弊、曰以光大、言以是而光大也、此時不急為保泰計至於三時、已費調停矣、故與人國者、在知幾而靜圖之後世人臣躬秉樞要、或外寬內忌、或持正中更、或幾事不密、皆由內境未澈、氣量未宏、是以動輒周張、二惟中無不照、量無不容、故可寬可峻、張弛自然中節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必陂往必復告以泰不可恃也蓋隱憂雖伏而事未及壞猶可及時而圖惟兢業以存心正大以行事俾小人無間而入國家有不拔之勢矣勿恤其孚見爲國不宜委氣數以弛人事人定自可勝天也李長源謂君相不可言命所以造命者此也　際者言氣數在未定之天尚可以人事維持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泰時柔中之主輔以中行艱貞之臣國運方昌也而不知小人已萌蘖其間呼朋引類而至正如司馬作相羣賢進用而章蔡已陰伺其隙羣賢不能制也翩

翩不富以鄰、又言不介以孚、極著小人志氣之盛、藩籬之厚、為君子危也　小人雖譎詐未嘗不可以理諭失實者告以陰陽虛實之大義使引分自裁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五推誠任賢明良道昌國本既固小人何從間之故曰以祉元吉按帝乙、湯也、湯本名天乙、後更名履、或謂紂父、非也、爾雅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漢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禮嫁其妹、　中行之主難以非

道于四妄意以五為鄰而五之願與四之願原自殊也五之中與二之中本同行也彼烏能以殊而奪其同雖然小人機械多端亦不可不深為防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自邑告命者退守自全之事申明大義慎固封守以俟機會何如耳非甘於偏安也

否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君子貞人治之大也世無人道君子治人之法不行矣曰不利非阻君子之為正也夫正道無時不在天

壞間即數窮理極而公道自不容泯焉有君子之貞而不利者哉蓋世事敗壞之極聖人告君子善自全以全世道也夫知其不利則正氣得長存矣誤以為利而其正亦足危矣故不利利者所以利之也儉德避難其以不利為利者乎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予違汝弼外似違而志氣實孚若君驕臣諂人懷其私堂廉隔萬里矣故不特忠臣不得君為不交即小人容悅上下和同亦非交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欲得君子為助、小人更欲鈎致君子以傾君子、稍藏身不固、小人得而物色之、一與其黨、無論成敗、道已辱矣、中郎之仕董卓、裴張之附賈后、身名俱喪、可悲也、故當小人之世、宜善藏其才、尤貴善藏其德、抗談時事非儉、即聚徒講學亦非儉也、惟自匿其高、與山農野老伍、若無德可名、乃可翔身韁械之外、君子可以義榮、不以勢辱、使小人得以祿榮我、榮之實以辱之矣、君子去國、以時否也、儉德辟難、即所以挽否、徐稺惟談稼穡、管寧遠蹈遼海、陶潛高卧柴桑、此辟難以待時也、狄仁傑周旋偽朝、默用轉移、不為二

張所窺亦以儉德而傾否者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非不知害正之非而公然行之無忌者假於君以為名也曰志在君言小人雖不知有君子猶知有君既志在君則宜為君惜善類矣所以發其良心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姤曰包瓜曰包魚泰曰包荒蒙曰包蒙皆以大容小之辭宜陽包陰二以陰包陽為君子恥矣故曰包承泰之時君子以貞吉否之時君子以否亨泰否從時

困亨在道也身否而道自亨居易俟命之學也否時君子短氣特稱大人者尊君子而振陽明之氣以折羣小也 離羣不犯難易入羣不混俗難夫惟與之俱而自行吾志不苟徇之不激不隨乃可用其補救之力三楊值王振用事能幹旋其間保全善類近之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羞者就小人良心未泯發以清夜之愧也包者言其藏而未發為君子幸為君子憂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氣運在小人謂之無命在君子則命為我有然必人事盡而後天心附泰三否四乃為善體天心善承天

命泰至三即言陂復憂患之早也乎不必恤而艱貞以食福見氣數不能錮人也否至四始言有命撥亂之難也命未足喜必无咎以離祉見氣數未能亨人也其責人事至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否者振大綱誅大憝興利革弊斷然行之無所却顧也其亡如楚之篳路跋履漢世祖之滹沱危險皆從艱難死生中磨鍊成業故履非常之難乃能建非常之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否如瘠癰滌垢無容少有沾滯必大振紀綱舉一切之蠹而盡傾之乃克有濟稍用調停又將釀禍矣王道值大冠甫平南北紛擾猶為遵時養晦之策其未識傾否之義乎

同人䷌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野者空濶無所不應無所專應也利君子貞言同於人之理也若徒同於情則同俗非同人矣人之所以為人者理也同人者無人無我廣大不遺而要本乎天理之正內不徇己外不徇俗乃為大同之道若莊子之齊物我幻而已鄉愿之同流俗偽而已為世道

害不淺矣故天下無不正而可為同者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柔而得中有吉人長者之度非涸俗比故能與乾德相應惟其得中斯能應乾二本與天同性故能資乾以强其幹力而奉天道以洽人情也　柔性易於同亦易於昵昵則不正矣故資乾以行則德亦近剛矣乾行者天行也文明則與天行同其照不眩於是非之衡健則與天行同其用不撓於强弱之勢是之謂正蓋乾德之人與天為體應乾之人與天為徒天無

不正正無不通以天道行於物物所不能外也卦以二為主二之柔必資五之剛以成用然二近三四三四剛而駁五剛而純駁易陵純易疎故於二戒于宗而五勸用師所以全柔中應乾之義也蓋同人以柔順為氣度以剛斷為骨幹而一歸於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先天乾南天有火之用也後天離南火本天之體也天與火相為明健故同性而能以其性同萬物君子與人同正故能以其正同萬民夫人同理而異於族分位材品不容強同而大同之理自具焉強齊之適啟其爭而反不同矣因其不齊而制度數以類之辨

之爭不禁而自息以不同得同矣類族者經倫類以化其瀆辨物者明軌物以杜其競使之各得其分各循乎理是與天下同歸於正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不立意見坦然與人以正無事閉戶擯俗而非其類者自不能干故曰于門无咎孔子大道為公陽貨可拜公山可往南子可見而進以禮退以義奸邪不得而援之是其門庭廣大人人可與遊而自非匪人所妄窺也　隨之初曰出門交同人之初亦曰出門謹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二與屯二皆賢也然一不字於初九一妄比於三四者蓋屯云震體而同人之二柔質也聖人憂其近於强藩權臣或為勢所迫為地所閒不能効忠朝廷而浪於依附如匡衡赴史高之辟蔡邕為董卓所羈不得已而誤徇雖非深心傾契而貽羞清流多矣故曰于宗吝 吝道者言二非違道但未得道之大正也君子處危撼之地託身為難稍失貞則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强藩居外負勢自為四權臣居內近剛主稍畏名義故三升高而四弗克 天下之多事也起於妄念

遂生妄圖敵所不當敵攻所不可攻所以間大同之治也三任剛恃勢故危以不與曰安行負勢者即懼以勢而戢其暴也四居柔可以從義故教之弗攻曰反則畏理者即規以理使進於正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三近二遠五聲靈既阻廉察未及故敢肆其志四鄰三近五上憚剛主下忌強鄰故志不敢逞　反則亦地勢使然非真能以正自守但猶知義不若三之恃勢愍不畏法耳人不至窮極不知自反曰困而反則見世境中自有正理在人反己自求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二同心而間以三四之强悍非剛武克之不可大阿自持斷然不為權奸所撓不為中人所惑小人之邪謀自退矣漢昭識上官桀之詐視成王以流言疑周公過之矣夫同者大同也三四昧大同之道自滋紛擾惟二五同所當同乃同人之大道但同近於和仁氣有餘義氣易衰況二柔而易間乎聖人示以剛克曰大師健而正之義也

三之不興四之弗攻者二五之中直為之也二五各自克其二三之見乃能克小人是自勝勝人也故惟相克乃能相遇正大之

氣有以穢奸魄而厌其謀、可見强弱之數、不在勢而在理、君子秉正御物自不錯於形勢以亂其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與避世者侶如道濟蒼生何然與為三四之强同而妄生事端無寧結侶山林而自得其樂故无悔上非無濟世之志正以三四梗大同之治姑遠蹈以避其鋒豈得已哉故曰志未得或曰上雖斷然自持其志揆之廣大無外之道終未慊於心爻辭无悔、著其堅忍之節、象辭志未得、明其悲憫之懷也　此卦取類凡四曰野曰門曰宗曰郊廣之曰野切近曰門其實一也宗視門為偏私矣郊與野虛實判焉野者井里樂利之同其道、郊則地僻心遠、其道虛、

大有䷍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治功正盛海內富庶正可從容釀化為久安長治之規非如需與泰時氣運方新國事猶多整飭也故宜厚養元氣於心廣布元和於世元亨者至誠博厚悠久之功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柔在下曰得位得中曰應乎乾我同乎彼之辭也大有柔在上曰尊位大中曰上下應我有其大之

辭也　剛健則勇於趨時不以怯懦失事機文明則深達時務不以眩惑持兩可是皆本天道以立治也健與天同其行斷然成久大之規明與天同其照灼然見措施之宜於是應天時行與天道之闔闢同其用矣蓋治道極盛必當有覆載悠久之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司照而在天上則欲不逼物不苛察以為明是乾之元善運離之威照也罰惡者罪之於已熾遏則禁之於未形俟明揵記以戒讒殄是也賞善者報功於既成揚則導美於未著登有鰥於側陋舉元愷於沈淪是也賞罰者秉天憲而順其有赫之明命遏揚者

奉天道而順其元善之休命也大有之世狃於晏安無事隱慝漸生潛德或掩若以小慝為無傷而弗誅以奇節為戾俗而弗旌以姑息為不生事而苟安非所以永天休也夫惟其時公道昭明行事可無忌諱故必遏揚無私使賢否之辨甚明偕天下悉歸於天理然後風俗淳固禍亂無由而作周家大定時分尹趾頑之恐後所以應休命而與時偕行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時物力豐裕人未免侈心富厚方謂不勝其利而聖人若不勝其害既云无交害復惕之以艱者畏

欲之引人、雖賢者易亂也、以子夏之謹守、而不免以紛華戰心、欲之害甚矣哉、初守其素、澹然無欲、不侈有於物、斯能富有於德、而斂一人之真、乃以聚衆庶之和、　初者天人理欲消長之候也、害者隱中其心、咎且顯加其身、顯易見而隱難遏、夫惟王者能遏人之惡以弭害、君子能自遏惡於未形而無交於害、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任重致遠大車之能事也乾為大二中德剛才是君子任天下之大不啻大車之載而無不克勝也有所往无所咎矣　休休之懷無不容納蕩蕩之道無有

偏陂故曰積中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國家無事、主上仁柔、臣下得以優游自便、於是有苟幸燕間伴食、不思建白、而一無所亨者、又有因物力之盈、進獻珍玩、以逢迎其君、而亨非所亨者、三以公侯乃心王室、日以嘉謀嘉猷入告、其用亨也、豈小人之小能小忠、以進獻希寵者所能哉、　爻象並戒小人、此作易者憂大危有過惡於未然之意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海內晏安、君臣和樂、則逢迎易起、而獻替易疎、故三

勸其用亨、且符瑞頌祝之日闕、而憂盛危明之漸弛
故四勸其匪彭、　曰明辨又曰晳不辭之復乎蓋履
盛易於藏慝安危理亂之幾深而難見長安久治之
略遠而難周非畢慮殫思不能辨也晳者明之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剛、君道、柔臣道、大有反之、以一柔臣五剛、恃才則君
臣志貳、惟推誠相與、能資其剛以濟吾柔、則羣下之
才皆吾才、而柔有剛用矣、故曰其德剛健文明、威如
者、明健之謂也、柔主仁有餘、斷未足、遏揚之典無容
假、故必威如、　惟威乃全其孚使賞罰不果出令反

汙無以取信臣民奸人將逞賢士懷疑國是淆風俗敝矣故易而无備者謂狃治而懈也履之君剛勝難為下故有夬履貞厲之戒大有之君柔勝難為上故致易而无備之儆

上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剛臣以納揆制變之才輔五之恭柔故能成明健之德應天時行總遏揚之權順天休命夫大有之道乾道也應天順天故曰自天祐　上獨稱大有上吉者至上全乎其大有也防患必謹於始故初之爻象並憂其害履福必要諸終故上之爻象並著其吉

易內傳卷之三

上經

謙☷☶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勳庸震世而不尸其功學問過人而常懷不及是謂有而不居若無學可恃無功可居即不以富貴驕人僅云知分耳君子之謙以治氣養德非謂以全令名而永福祚也而全而永之者即在於此故曰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不有其尊而下交於地稱謙宜矣地上承天而亦
為謙者天清虛無為而地載成功也士知此義則無
處可自矜矣　覯五道字則知謙非諧世容身之術
而諸爻言自牧言中心得言不違則乃合於道也故
以君卿懐下人之慮則人益以盛德尊之以名流無
自賢之色則人益以有道推之故曰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莫高於山莫卑於地以山為骨幹以地為涵養蘊高
山於大地之中則無適不平平者謙道也故物之多
寡雖平也裒益者求其平也稱者權也合人己而物

之則合人己以為權矣黃老之守雌則自屈而予人難受非以法稱情也管氏之奪邑則自張而處人弗堪非以情稱法也惟君子以道為權酌乎物之多寡而裒益之無不平稱乎物乃平其施是絜矩之大道也　咸謙皆應物之卦以艮居內艮得乾陽之氣處靜為基故無不自得非艮則兌倚於和不得為虛受坤倚於柔不得為平施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艮陽下於坤陰已為謙矣而初為下之下則謙而又謙有道君子也盛德感人忠信可為甲冑何險不濟哉汾陽先冢被掘但引咎於己故謙德動衆能以數

言諭回紇而退吐蕃　君子不可無强骨不可有矜氣骨不强則繞指之柔非所以自持氣不馴則羸角之抵非所以自牧自牧者克己之道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世有色温論篤為一時所慕悦而求其生平實多内慙者故鳴謙而貞乃吉見二非矯情干譽也　二和柔之士非謙不足也中心得者言局度有餘而骨幹無不足斯得謙之正道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勳名者爭怨之階也功在生民靡不悦服而奸邪或

害其權同列或爭其美故服愚夫婦之心易而服宵小與才人之心甚難屈平以上官大夫害其能而見疎萊公澶淵之功乃為欽若譖罷權寵之際甚矣武侯開誠布公使人勤攻己短而李平廢從心服可謂勞謙君子矣　有不世之功而又有下人之量所以萬民服若徒謙而無甚功猷無足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謙不惟其迹惟其心不惟其心惟其道自九官十二牧為之固寅恭之盛德張安世曹彬輩為之亦保身之善術也　四休休大臣實見人之賢過於己己之才不如人歉然如不勝者非矯也故曰不違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者亂取昧皆曰非富天下故无不利　以温恭允塞之主討昏迷不恭之有苗以謙克驁武功亦文德也漢文卑辭致金繒於匈奴則昧征不服之義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坤終恐過柔不自振則強梗肆志故利用行師言不用行師則不利而害及四國也此剛柔張弛之大道也　志未得言謙德雖厚而道未大光也二之中心得者德有餘也上之志未得者業不足也其征

邑國非令日咸令之失而前此過謙有以釀之也故

惟中道為可大

豫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謙繼以豫者非僅以謙能名和謂畀順之極當濟以奮和氣惟奮乃出過柔反闕其和矣觀謙五上並云侵伐行師已有豫奮之意矣

建侯於屯初行師於比前是收渙散芟大難定天下之先機也比之建國親侯豫之建侯行師是布藩垣靖萬國安天下之永圖也夫無因而建一國或建非其人則一方擾他方因而悩（洶）動矣無故而動大衆則人情乖國勢因以動搖矣故建侯必相時勢而行師必度德力周初千七

百餘國復大封同異姓而所在帖服者由人心已定也戢干櫜弓之餘復東征而多士多方以靖者由人心已屬也故惟豫乃利建侯行師而建侯行師正所以保豫也治天下以和人心為本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和以柔為用而豫四一剛為政惟剛能奮乃達一身之和氣以鼓萬物之和順以動者動之正也　人為天地之心順乎人心之天理而天地無弗順矣建侯

當位內不足故外逐也初鳴上冥亦然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集衆思詘羣策勿懷二三猜忌此協恭之大度也信賞必罰臨機斷制勿以狐疑失策此經國之大略也四大臣當大有得之時功高望重人主疑之百僚疑之己因而疑避忌愈甚嫌隙漸萌矣故疑者乖之端不疑和之本也我傾誠示人人亦輸誠為我用矣郭汾陽裴晉公李衛公之流身係天下安危才士倚以立名宵小亦欲附以干進誠能開誠布公使鳴豫之小人莫乘間而擠善類則朝野蒙休若懷疑樹私則

爭黨自我開而國家多事自喪由豫之前勳矣此汾陽晉公所以克終而衛公所以坐貶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東周守府征伐專於桓文固因勢弱亦由德衰疾者宴安不克自振也然以守正無大失德故獲延餘息而不死　中未亡非先業未墜之謂言柔順得坤道之靜能小心自全不致激大變以速其傾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柔居豫極昏冥於逸樂其咎成矣然幡然知變則逸豫轉為憂勤矣繫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卦惟二

與上當位故二稱中正上本正而淪於欲幸其本體未泯故可變而歸正曰何可長急示以知變也

隨☱☳兌上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舉世相隨惟德感有以洽其心故曰元亨而要於貞始无咎者王道不令人喜恐其為苟且以悅一時也故曰利貞貞者厚德載物悠久無疆元之積也隨與乾同辭而言无咎者未如乾之大當為免咎計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五剛居上兌之中而下於柔則體剛而用柔矣惟不

恃其剛故剛德之士降心從之夫有良臣為之宣化奚難動合人心動而說者所以隨也　時之所在物不能違惟動與時俱故天下之隨隨乎時也　言隨時之義見相動以理王道非有私也象傳言義者即一二以例他卦欲人深思其義而自得之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收聲於秋所以養萬物之生機君子息氣於晦所以養萬事之生理故宴息非槁形灰心之謂以休息為生息靜以妙之理也君子惟隨時而動動固不離夫靜也惟隨時而靜靜自妙夫動也夫隨時為動靜是以天下隨我之時動而說隨時而動也宴息隨時

而靜也息者天下隨時之原也　艮曰時止時行震一陽下動艮一陽上止震艮氣相應也咸隨外卦並兌取其說而和也而咸內以艮成終成始之德靜乎感之體也隨內以震物與无妄之理正乎隨之用也嚮晦宴息者存養无妄之理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為震主心之官已動而渝其初矣然隨二之柔正親依有道所謂善變而之正也出門有功蓋惟得正人為宗乃可廣交天下而無往不正也夫無學之人處晦亦擾養德之士無動非正初惟貞也出門廣交

依然宴息本體故曰無動無靜歸於至正　初隨二曰從正者二柔得正也不失者言雖有交而不失於美中有危辭焉謹始慎微之意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非小子也視五則位分爲小矣臣道同於妻道五者二所當隨之丈夫也當隨之時乃不逡慷慨從王而戀戀初九山林之交友誼渥臣道疏矣　二與初貧賤交豈可絕之然與之可也係戀之則不可矣君臣朋友之際君子有權衡焉故曰弗兼與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與四非正應而稱丈夫者士不能無所託而上交貴得其宗也然隨之可也有求不以正不可也四當代之望愛人以德三可不以禮自愛乎寇平仲求爲使相王文正艴然曰將相焉可求耶求之心多不可問故君子貴以道相與二係初非不正故動以君臣之義而小其與三係四不純乎正故惕以名義之防而嚴其求　豫初附四而鳴隨三附四有求邪正雖殊而私心則類故豫初曰志窮顯斥之也隨三曰志舍下隱刺之也遠從津要近忘貧交其志侈矣三與二不同二之丈夫君臣之義不可失而三之丈夫可無求也此隨人公私之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三言求得四但言有獲者三求四以私而四之獲五以公也行正而致疑忌有獲故也四獲行其志於上下若自恃其貞是凶道也惟有積誠無欺事衷於道庶幾免咎耳夫四何致失孚失道特以居寵忌生必益勵以孚與道且進之以明自省免咎此即周公所以輔沖人也霍博陸昧此義矣　有獲何云義凶善歸君過歸己人臣之義也四功多而為衆所隨是專美於己無以為君地矣義凶者言即無凶事而有凶義也凡為人臣無狃於勢當審義義當凶雖吉而凶

九五孚於嘉吉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二嘉士也五知之素矣以其係初近三稍懷疑貳惟
捐疑示信其志自合故尚孚焉　二係小子五何以
孚之而稱嘉蓋二德本中正頗為其友所牽耳係戀
夙交賢者之常在栢后宜釋嫌疑略迹而信心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
上窮也
曰拘係何又曰從維蓋聚極則虞其散不得不極力
維係正桑土綢繆保治未危之意也夫伯者以勢利

為羈縻王道以德化相固結心之公私固殊也推本於西山重其誠也　上窮者隨道將窮故有通變於未窮之道也　隨者相悅之事聖人防人之溺於私而失正也於初憂其渝二規其係三儆其求四危其獲無非遏人欲以從天理豈惡其隨也哉

蠱䷑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受病以溺宴安而憚有為也宋儒謂天下壞於暴主者淺壞於庸主者深即巽止為蠱之謂也治蠱必有艱險可畏之勢在人銳意前〔津〕進如歲久痼疾非瞑眩不可也曰元亨欣之以可為也曰涉川鼓之使不畏難先後甲之首圖也先甲者興利除害斷然更始

不徇衆情不避疑謗也後甲者害期於永杜利要諸
可久即先甲之規畫而周詳之非兩術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
也
卦變蠱自泰來聖人不以蠱次泰而泰自變蠱蠱固
隱伏於泰時也豈非時治安而不戒至此耶夫所以
泰者由上下之交所以蠱者由剛上柔下上下交則
君臣一德兢業圖治剛上柔下則上下相蒙臣巽媚
而君怠止泰醫和云惑以喪志惑以生蠱物莫伏於
蠱巽止者蠱之伏於心志者也　蠱之時上下氣脈

不交通故必大亨而後天下治夫盈廷泄泄釀而成蠱治蠱者可不圖所事耶涉川者必實有宏濟艱難之圖故曰往有事蓋蠱之害深中於內而未發於外惟深中於內故不可不力幹之惟未發於外正宜及時圖之六爻幹者无咎裕者得吝皆以勵有事也先甲後甲全其為有事也不如是則重負天心矣亂終治始天所以啟人戡亂興治人事所以承天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為和亦為厲風行天下天之陽氣為主而陰承以噓物故為施命之姤風行天上風之陰氣為政而陽為所要故為雨處之小畜然均不離乎天其氣散越

而未閼於內風行地上亦為善氣之風若風不在天之上下地之上而在山之下則氣沉鬱於內不為和而為厲物受其毒矣艮剛外凝不勝巽靡之內敗是風之蠱物如人之習媮蠱國也故君子必自强以振俗鼓暢其正氣而後於蠱有濟民俗蠱於習染則有事於振之明正學斥奇衺孔子治魯不避麛裘之謗是也己德蠱於私欲則有事於育之勤宵旰飭萬幾湯之聖敬日躋是也　蠱者壞也元氣壞而不起也嵐字從山風中嵐氣者病惡癘亦是蠱壞之義竊嘗謂風俗之壞由君上亦由賢者宋高忘讐偷安壞隳綱常使天下不知有君父迄為元滅此君上蠱壞世

風之禍也晉人放達成風至於神州陸沉江左不競此賢者蠱壞世風之禍也狃安襲便厭煩苦惡繩束總由元氣衰敝也任世道者當思力挽隤風矣振者如醫家扶元氣使之起育者養元氣使之厚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具二義。一如木幹。正其本、厚其根、振民育德之事也。一為幹濟。委曲通變、經始慮終、先甲後甲之事也。臣掩君過子蓋父愆其義一也宋紹聖小人託紹述以惑其君而國事大壞與人家國者慎毋重前人以隱疚貽後人以深患哉　生而譏諫沒而幹蠱無非

全親令名而曲體先志也若以從親令為孝徇君欲為忠不終傷君父之心乎魯隱考仲子之宮文尊成風為夫人反彰厥考之咎甚哉愛君父之不以禮也夫忠孝至性非審於權衡者不能盡也不曰事承考而曰意承考其義精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行中道也

二三皆未當位然以剛臣輔柔主以勇決濟怯懦正蠱時所宜惟慮其過激而更張太多則反滋疑忌賈生之策所以不能行於文帝也不可貞謂先大而緩小詳本而略末幹之宜有序也　先甲後甲正剛柔兼濟之中道諸文或倚於柔或過於剛惟二剛而處

柔故以中道予之五稱承以德承以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子產立族大寵多之朝力革汰侈而有孰殺之謗徹役之怨得無小悔乎要之滌除積穢為所當為何咎焉　蹇二曰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蠱三曰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終謂當決於幹無庸顧忌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慎後甲之謀慮圖之未審也故三幹蒙悔鼓涉川之勇懼需以賊事也故四裕見吝與其失機而吝無寧悔而免咎國家非一日而治亦非一日而壞故諸爻

言父言毋壞非止一人救之亦難獨力故集初二三五之力猶難於幹而一四之裕已各行百里者半九十自初至四路已半矣乃逡巡不進垂成坐弛胡中庸蘇模稜與五王之不誅三思皆裕蠱也　裕非無心幹蠱者才弱識固而以唯諾為將順依違為有容謂天下可以從容靜鎮而不知坐失事機也夫事之緩急惟其時。時將治而需則得。時已壞而裕則失。故飲食宴樂。可涉需時之川。不可涉蠱時之川也。曹參之清靜寧一。使用於元成大壞後。不速其亡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承前人之積弊而大臣情瘝國事重壞非大有幹

濟不可而能勵精圖治以柔順之資具剛斷之用此望治之人心所傾服也故不期而響至　五艮體柔中有篤實光輝之德而必承以二之剛中始能幹蠱者蓋以過柔致蠱則幹蠱非剛不可也二三皆剛才也剛上柔下則君臣氣隔蠱所由生也承以德則君臣志孚蠱所以濟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之生由事王侯者惟固寵榮不憂君國故敝壞至此今諸臣協心幹蠱上獨高尚而忘情祿利更有以激風節而使知以尸位偷安為恥則雖超然事外實深裨於蠱時矣　使人人高尚、誰為王侯幹蠱者、故

上之事不可則而志可則也蓋自初至五君臣一心盡己幹矣上以謂天下事既有人為之則勳名何必己出此其不屑屑與世競功之志足以風矣其所事者砥厲廉隅型世訓俗於振民育德卓有裨焉非寂無與於理亂之數者故曰志可則嚴光周黨近之李長源功成歸衡山夐乎高人數等矣漸為君子用世之會而上之漸逵可儀盡為人臣立業之日而上之高尚可則聖人恐人溺榮名而忘節概負君辱國故舉清介之節以示風吁樊英盧藏用能無愧乎而史家以隱逸入傳固有功於世教也

臨 ䷒ 兑下坤上

臨

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君子臨小人大分所當然故非與小人爭權勢而小人自不能與君子共樞柄是之謂臨以淩逼言臨義猶未確也凡卦辭言元亨皆謂元善而大乃亨專以大亨釋之誤矣貞者所以為臨之道無私賞罰任喜怒一以公道臨人也趙汝愚不賞侂冑之功則賞罰未正寇準初以丁謂附己而薦之後又斥之則任喜怒矣臨二陽繫以元亨利貞者期二陽以全乾也臨去遯尚遠即憂八月者恐二陰伏於二陽也方新者困之胎也與其挽於失勢而多艱何如謹於方盛而從容不亂故聖人於始吉之時即致終凶之戒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不直言浸長曰浸而長浸乃長也凡物以漸而盛促則反窒可長之機矣遯陰亦云浸長小人且能審幾而君子反欲速我之急躁不適為彼浸之地乎 義理內洽而不執意見說也時勢外周而不乖人情順也說而順是善用其剛矣以剛中立朝之概上應柔恭之主得君而事陽道所以大而亨也 正者天道也君子以天道自治即以天道治人無偏倚無遺缺身正而朝野皆正小人亦範圍於正中矣以天臨人以大治小故曰大亨以正夫復曰天地之心泰曰天

地之道之宜大壯曰天地之情而臨曰天之道惟天道純陽惟天道可以臨人也否則長者且消而不久矣夫陽道非可久者哉君子稍失其正則自失其久之之基矣

理者數之輻數者理之輪常伸不屈天之正道有長有消天之氣數失其正則數或勝理得其正則人能回天理數者天人共為之也能於數中觀理乃為善承天道苟委諸數而自弛或強與數爭皆不知天道者也蠱曰終則有始蓋勢衰難奮故以天行鼓人思振臨曰消不久蓋盛時易玩故以將消示以思防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君順而民説猶地順而澤説皆以深厚之氣為固結也君子教民不徒欲其脱文網也且欲偕之大道則教思寧有窮極君子保民不徒欲其免饑寒也且將躋之仁壽則容保寧有疆限故建學讀法教也移左右移郊遂亦教制田里薄賦斂保也舉大衆動大事亦保皆秉厚載之德布大順之化也故臨非獨臨小人也教養兼行而道足以臨將化小人為善類矣即有小人亦何能逞哉平成之朝不以共鯀壞升猷之代寧以管蔡格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者容之大貞者守之嚴惟嚴於自守乃能廣於容

物大公無私不立成見才可用則使之否則棄之改過則與以維新不悛則無所逃罪不必威小人而道足以臨雖小人亦在教思容保中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二同德而初勉以貞二更與以无不利者初慮其任剛不純二剛中無慮乎不正也　小人未順天命之正君子以正臨之是以至順化不順以天道治之也天命者人所不能外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人者必以言兑口上開故曰甘臨三以甘臨人亦

由位在初二之右、不自安而避謗之意、不知不自安在於修慝改過、誠痛自疚、惕、易詭從、正、推爵讓賢、則君子亦樂與同朝矣、易善補過、許人自新、不如此、非所謂教思容保也、臨本二陽臨四陰、而三至上俱稱臨、於此見易道之廣大變、通也、在位皆有臨民之責、但能、去邪從正、則變陰為陽、而全其為、咸臨之治、二陽進為純乾矣、　人惟才無可見故志虧氣餒而矯首說人三位不當所以有甘臨之咎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違道說人為甘臨休休推讓為至臨四於初位相轄而能下之有和衷共濟之意子皮授政子產公叔文

子升撰晏嬰薦越石父皆折節下賢以為國家晉諸卿交讓而汰者從之四至臨可以風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柔主恒不足於智能虛己任賢則論思啟沃之地睿知日開足以照臨天下故曰知臨夫人君之職在論相五得人君之大體矣曰大君欲人主顧名而思義也　人主偏僻自用則不能任賢相而臨百執事以臨天下故以行中為大君之宜行中者君志清明不愎諫不偏聽也夫仁柔之主每失用舍之衡者斷不足也五柔行中不偏於柔則能斷於任賢否則小人得乘其閒失大君之宜矣故六十四卦凡六五稱吉

者、每以中言、總是君道尚剛之意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易言敦者、臨之上、艮之上、坤艮皆土德也、莫博厚於土、故並稱敦、艮上為聖學之極純、臨上為聖治之極純、此內聖外王之合也、必至敦臨而後盛德上治見剛長之功用所謂大亨以正天之道於是具矣　王道無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故臨上曰志在內、臣心無二、以君父為內、以天下為外、故泰初曰志在外、

觀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示也、示以意象也、天地之道貞觀、而王者體之以

觀萬民亦以意示之而已當出身加民之先洗心退藏神明其德猶祭之未奠而先盥也由是本其誠於中者行敬於外有以肅人聽覩而沁其性情矣孚者中正內積顒其發也誠不可見而敬可見故曰顒若盥而不薦非終不薦也未數政而自脩然後可以數政誠正之學也夫恭己垂裳視殷周之誥誓過矣殷周之誥誓視桓文會盟抑又遠矣德有盛衰故世有升降亦盛衰於人主之意中而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非以體統大以道德大也內順而當理外巽以入情而尤必極純無疵大中而至正焉使未中正則順為優柔而少斷巽亦驩虞之伯術矣 王化不肅而成中正之德下非能觀其微也而能觀於顯顒若之著民望德容自然革心遷善而不知誰為矣 帝載無言而化育流行自然四時不忒道何神也惟王建極而恭己無為自然從欲而治道何神也有孚者中正以觀之體設教者中正以觀之用機在於目樞本於心上之觀示乎下下之觀仰乎上皆有不期然而然者繫傳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張子曰惟誠故神神者有孚之感應莫測也

故以主宰言中正之神妙無迹猶天之妙萬物而無言也以變化言中正之神妙無方猶天之鼓萬物而不憂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神明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神化也神非元渺之謂上下相觀於無言妙於道而已宋臣乃引以對圖書之問遂成天書之誕豈識神道設教之義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下有撓物之權而未能入物風在山下有殺物之意而未能和物惟風行地上則風與土相融洽有以和物而入物矣先王體此以省方問俗因俗立教而用其變化之權四方於是乎風動焉亦若風與

土相融洽也唐虞三代牧伯以時巡行國野歲上風俗水旱之書猶恐民故之未悉也則天子五載十二載巡狩蓋政教之頒雖一而風土或殊故必察其貞淫奢儉以為立教之用是以無人不可就裁而有一道同風之盛也後世天子不可輒出則觀察采訪使直指使不可不慎其選也夫省觀之事不虞以一切之法概不齊之俗至於齟齬扞格妄咎民梗難化不亦左乎先王不必徇俗而因俗以善其補救使之同歸於中正神矣哉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觀者少年淺鄙無觀理之識雖無損於盛治適為君子羞矣　曰小人道薄其不以士自待而但以民自處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觀枯寂守己如沮溺子桑扈之流差識王道大略而潔身自安昧從王之大義則僅女子之貞矣　二視初稍優而聖人醜之者責賢者以大義也初以小人勵士二以女激丈夫初吝曰道二醜而貞道與貞非不貴也小用之則吝且醜士豈不貴知權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漸近於五非不仰企聖世而外度之時內度之己

不敢輕嘗故遲回慎重必有以大勸至治而後進則進非干榮而退非苟全矣　下觀之時以觀光為道三不遽進量而後入於常道未為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君子之文德、非藉朝廷之文治不能顯、四才德足以潤色皇猷其於中正之德化實能觀於精深既觀厥光故有以增之光而用賓於王　四非雖盱勢位於中正之神道深有契合也尚賓、如伊傅之應徵、次如賈董應詔對策、或當以丹朱虞賓微子入朝、誤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統天下之生以為生、羣生資一人之生以為生、生

生不已、即資始資生之道也、地生生而風動於上、生氣上行也、觀之觀生、比之原筮、一也、 觀生即有以觀民、觀民實所以觀我、通人己内外一致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五上之觀、皆反身而誠之事、五稱我者、尊君而内之、告天下以王心也、上稱其者、尊師而賓之、指其心以相示也、觀上即蒙之二、在朝為虞周之秩宗樂正、在下則孔曾思孟、 君子志切羣生、道堪世訓、而意結憂虞、故曰志未平 觀道中正而已、初無與中正、凡民也、二未能洞觀中正、拘儒也、三不輕進、自勵之士也、四則深觀中正、而能翼郅化、五之觀生、能自審而

偕民於中正也、上則體中正、而以師道輔君道矣、

噬嗑☲☳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承平之世、一夫起而梗化、所謂左道亂政、與變易禮樂之強侯、如周之鮮度、無故發難、又如漢朱家郭解之徒、勢傾都邑、奔走小民、皆亂人也、不可不大創之、故必噬之、而後有間復為無間、專言用獄、豈尚刑哉、不得已而用之、以生天下之心、而殺其人、聖人統合海內之大權也、梁肉不可以理疾、故亂國用重典、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以養身者。物間之則生氣格。國家養萬民。一夫間之。則治道格。大觀下化以來。天下安養無事。忽焉奸人梗化。噬嗑用獄。所以去間也。

鋤奸尚剛斷。濟以寬柔。乃不濫無辜。故有取於卦之剛柔均分。何以善其剛柔。曰動而明。動者奮然定斷。不以姑息長奸。明者晰幽隱。審科條。不惑浮言。所謂義刑義殺也。動以明出。則動當乎理法。而天下無冤獄。明以動行。則明耀乎中外。而天下無遯奸。是雷之威。與電之明。合而成章矣。故雖柔主為政。而明斷兼資。罪人斯得。何奸究之難弭耶。夫剛主用獄。固能讋奸。不知柔主用獄。更能服奸。以長者之道待天下。恩信所孚。即跋扈陸

梁之夫亦厌心而服辜矣漢文布寬政除肉刑而犯法者寡其明徵矣吁德之服人也陳寔以邑長化俗王烈以布衣使盜牛者愧況人主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無電之明不能明罰無雷之威不能敕法蓋雷之奮電光恒輔之以行天所以去萬物之害氣而達其生機也王者以殺道全生道體諸此也治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豈以意為重輕哉準乎情理因乎時勢以行之耳罰條既明詳告四方嫌疑皆別人知避辠則盜賊不作法立而不用矣是刑期于無刑威天下者乃所以仁天下也故罰未明而用獄是陷民於獄也既明以敕之而肆然敢干王憲是堯舜所不能赦也

噬之何損至仁哉、夫國家與法相存亡、立法不正其始、則後世人主、得輕以喜怒行賞戮、以聰明變舊章、夫惟明敎之於始、立法於至公至平不開後人以間隙、則法常申而犯法者寡、唐戴胄據法爭於上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可謂知國體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滅趾、刖也、罪輕而嚴用之、使不犯大惡以戮其身、先王之仁也、非但錮其足使不妄行、蓋使其困足之行、而悟心之理、庶小懲之後、悔而思返爾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惟二之柔德斷獄、故能如噬膚之易、惟二之柔德服强、故可施滅鼻之刑、申商不若張趙、張趙又不若龔黄、以德行威、威斯善矣、　乘剛者明滅鼻之刑不得已而用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為神君、不若為慈父、噬腊者非無斷獄之才、而德未足以服人也　奸人之毒、等於蠢蠆、是殺機之中於醜類者也、所貴君子愀容論刑、引以為德化之未至、無用屑屑與爭也、三所謂最下者與之爭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作難之夫才畧悍而智足騁辨惟徳望先有以詘其勢而明斷又足以折其辨則堅悍之氣沮而罪情自為我得矣蓋奸獷之性堅拗難移其象為金然羅於大譴固有真情用獄者得其堅拗之狀又得其致罪之情其得者非我有心以鉤察彼自不能匿也引經以斷哀矜以臨而奸雄灰心伏辟矣一奸服而羣醜無不戢矣夫獄者生死之介稍未當其罪則奸人得以藉口而輿情不愜王法為之不尊故慎其辭曰艱貞恤民命重王章也　光者心正意誠誠則自明如秦鏡之前妖魅無所遯其形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黃金者象其中情之堅也奸人恃智抗法堅不可破惟仁厚之主有以服其心使自以情告故曰得黃金以柔克剛之道也夫五之寬仁恤下察獄以情强暴者片言折服而聖人猶有貞厲之戒甚哉獄之不易用也故崔寔刑法除殘之論未若路温舒之尚德緩刑疏爲知本也　得當者正其好惡不徇私曲不任意氣而以艱以厲用其貞則委曲愼重兢兢乎恐以輕重失宜而奸邪遯於法外小民誤入網中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滅趾不悛滅鼻又不悛明罰敕法象魏懸之而若罔

聞知也雖有仁主五聽之詳不能貸矣　姦人自多其智其自謂明乃甚不明也聽不明聖人斷罪之刑書也謂有聽而自蔽之本明而自翳之以不明之故遂陷大辟此之昏迷者俛首無辭後之懷姦者宜知所警矣　大觀之後何以有大獄蓋前此禮教方隆刑措不用至子孫狃於承平優柔失紀故姦民得乘間而生心也諸爻象以肉以膚者狀其骸為有形無心也言乾言腊言毒極狀其獷悍如俗所謂頑皮也曰趾曰鼻曰耳欲其顧形而自思弔影而自憐也聖人之化導人也何切而詳哉

賁亨小利有攸往

聖人深憂賁之不足於利。故不僅言小利。而曰小利有攸往。言以此往而諧俗趨世。亦胡不利。若返而求諸中正之道。則未為光大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以往為出。來為入。柔來文剛。有入而內之意焉。而柔非外矣。易道以約為合。多為分。分剛文柔。有逐多之情焉。而剛亦外矣。此亨與小利之辨也。剛柔交錯。謂天以陽明為主。資陰柔以成化。而下濟光明。天之

所以為文也此陰陽先後之理也交錯即八卦相錯之義剛質為主柔文為匹是交錯對待之理剛質有餘濟以柔文柔文有餘反諸剛質是錯行流通之理於賁可悟易道盈虛消息之全　人文原於天文離外明內暗慮其為的然之亡故尚夫艮剛之上止陽明上止則光不下洩斯篤實之輝矣　人之文明即天之柔人之文明以止即天之剛柔交錯天文者人文之本觀天文者觀人文之本時變無定而天道有定觀天文以察時變以天道制變也治化無定而人道有定觀人文以化成以人道運化也聖人文明在中洞然於天人之理知夫風俗之變天之時為之以

天之理制之則氣數雖變而天道不變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知天斯知人矣人之文明以止者天理為之也觀其會通行其典禮乘時通變返天下於郁郁彬彬之盛而人人可與天文矣要之以剛為主以止為尚也

象

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其燄不烈無焦石流金之酷故君子之布文治先養文德於刑威中見道德之意焉庶政即建邦之六典刑居其一以庶政為事之小義未確也庶政皆用意精晰而其中刑獄尤加慎重无敢折非不折也無敢心也存誠主敬慎之又慎文明之至也明

庶政、即書所謂允釐百工、惟幾惟康、无敢折獄、即所謂欽哉恤哉、惟刑之恤、用獄者鋤奸之大法、无敢折者泣罪之仁心也、明罰敕法、詳於未用獄之前、无敢者、審於用獄之日、蓋立法原自畫一、而犯法者或所坐重而情可原、或所坐輕而情實重、折之不慎、有以行法為枉法之實者矣、故立法期於具詳、而行法尤必加慎、以議禮之意議刑、則上無苛法、以行仁之心行誅、則下無冤民、春秋後、刑名法術流毒不已、聖人早知之、故噬嗑之後繼以賁、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賁初離明下伏、文明內斂者也、道德才華、不以希世、

而以豐中可以為文矣故王賁之才名不如龔勝高路義弗乘非惡華軒而自外於文治也時未可出故不動念於得時之駕豈得枯寂不文少之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功名之士志在黼黻王猷故不憚以道徇世進退去就之節未暇計也　初以風節為重而不輕出人文之内斂也故曰賁趾二以勳名為急而與上興人文之外耀也故曰賁須各行其是而品概則有分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與二相賁克勤文明之若矣然以策干我者亦能以非道悦我三素有風裁者恐其以愛才之意為小

才所用、故勉以永貞、　二如賈捐之杜欽谷永之流使得正人君子詘其策力用之、亦濟時之才也、故用才而祛其貪冒、賞功而不徇私請、則終莫之陵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三以剛正比二柔中、豈間四與初之交者、特以初義不輕出、而四難以君臣之義、强初必從、故鬱鬱未快耳、然薦賢為國、大臣之正職、初之自守愈堅、而四之相求益切、則前之義弗乘者、必且與四共功名矣、當位疑、謂四之分位與初懸隔、而四見初之守義、故疑其咎己以勢相屈、不勝旁皇也、迨於翰馬先之、則

不惟四不疑初之難合初亦不疑四之相屈矣故終无尤

人文之世初何以舍車弗乘蓋初可也三二四則不可賁初文治方興人趨盛氣而競譁囂之美或至以文詘質故不可無此幽貞至二三四則人文明以止之治漸成若子烏可以不出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賁至五二三四之潤色太平已盛矣五恭儉之主深以盈虛盛衰為慮而鎮以儉樸夫上過於約難乎為下豈不以體統弗崇為小吝哉然與其漸入波靡何如慎固其本之可久乎雖未合中道無大失也故曰

終吉　有喜者言儉約在一身而安富在天下所損在服飾儀文而所益在風俗人心也漢文似之矣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賁非謂復於無色是因其白而賁之本中心之誠而行所不容己所謂文明以止者視五之質勝文此為適中故獨稱无咎夫文明以止分剛文柔非專尚儉樸也而有取於邱園白賁者蓋質勝可以增文文勝難於返質矯弊必於其甚通變宜民之道固如是也　惟白而後可受采今日之白賁後此文勝之砥也一任其致飾而不厚厥本則不留後人以增華之地矣上之用志深故終能得志此非仲孫蔑晏嬰輩

以儉樸保家所幾也、五不為一時飾喜、故喜在數世、
上不為一時快志、故得志在後世、　賁次以剝者、外
勝內也、惟分剛文柔、故柔變剛、復次以无妄者、內勝
外也、惟剛反、故自外為主於內、於四卦見聖人重剛
之意、泰之後為否、賁之後為剝、晉之後明夷、夬之後
為姤、既濟之後未濟、同一思患豫防之旨、